

影音館

《光豬舞壯士》——The American Dream!

文：大秀

導演史提芬蘇德堡真的很過癮，他可以拍《盜海豪情》系列明星掛帥賺大錢，又可以拍《The Girlfriend Experience》、《大鑊密探》等古靈精怪電影，又可以拍群星拱照女模特的《狙擊特攻》、差不多五小時的《哲古華拉》、重拍塔可夫斯基的《星球索拉里斯》等難以形容的電影。蘇德堡是鬼才，可以盡情獨立，也是個「有錢使得鬼推磨」的最佳例子。不過，不得不讚一下他對音樂的觸覺，先後用上Cliff Martinez、Alberto Iglesias和David Holmes等等，總能擦出新火花。新作《光豬舞壯士》(Magic Mike)，以男主角卓寧泰坦曾為脫衣舞男的一段往事作核心，叫好不叫座，快要拍續集。



《光》的原聲可算包羅萬有，有另類搖滾、騷靈、電音、Hip-Hop，節奏重兼大部分能配合舞蹈場面，相得益彰！開場有英國騷靈女歌手Alice Russell的《Breakdown》，完全地用盡歌手聲線，沒有如美國現時變種Soul一樣過份電音。Ringside的《Money》，電音加Indie Rock味又略有Country味，典型Collage必用過場音樂。Beth Thornley的《Wash U Clean》也頗有趣，這為在阿拉巴馬州出生的女創作人，搖滾味

重，但唱起歌來又不是很Raw，不過，歌是寫得不錯，但用鋼琴玩的Riff加上編曲略似Amy Winehouse加Prince，新意有限。最讓觀眾有印像的，當然是Countre Black那一分多鐘短小精悍的《It's Raining Men》，這場面不單讓男女觀眾血脈沸騰，就連Joseph Gordon Levitt也在Saturday Night Live中大玩這場戲。其他參與團體有Cloud Control、The Unknown和Foreigner等等，熱鬧非常。

對於《光》是否半真半假的「自傳式」故事，卓寧泰坦倒牌說是二次創作。但話說回來，幾年前，一段他還是脫衣舞男時的「工作」片段在網上曝光，就揭發他有這麼一個經歷。最有趣的是，當事人不單沒有否認，還大方表示年少過食至上，加上完全沒想過會當荷里活明星的一日，並強調當時對脫衣舞店老闆有心偷拍毫不知情，最終大方承認得來全場掌聲。卓寧表示，怎麼樣的過去並不重要，問題是你成名之後有多少實力，揚言若當日跳過脫衣舞的是梅麗史翠普的話，肯定沒有人會當是一回事。唔，這個就……

視事追擊

文：洪嘉

《唐頓莊園》英美攻防戰

第一季從鐵達尼號沉沒事件揭開序幕，唐頓莊園便一直與錢糾纏不清。大小姐Mary與表哥Matthew互相吸引卻又互相折磨的戲碼，經歷了第二季的歐戰，終於開花結果。於是第三季第一集中便迎來了盛大的婚禮，戰事歸來的人們似乎一切都回到從前，然而我們都知道，世界從此不一樣了——作為唐頓莊園現任主人的葛量洪伯爵也知道。

多災多難的唐頓莊園，在大小姐Mary與大表哥Matthew的婚禮沖喜下，似乎仍未洗掉那股衰敗的氣味。從2010年開播以來，被譽為《故園風雨後》最成功的時代劇的《唐頓莊園》，雖然故事說的是虛構的莊園與男女主角的愛情，卻一直緊密地聯繫着現實。第一季的鐵達尼號，第二季的歐戰，如今來到第三季，時間設定在1920年代的英國，莊園上下也渾身散發出那個年代的氣味——我們都知道，那是英國大蕭條的年代。

於是在龐大的莊園裡，那些恆常的支出，與門面的浪費，心裡知道莊園已沒有多少底子的葛量洪伯爵開始心疼錢花到哪裡去，連短缺的僕人都不再捨得增添人手。只是英國貴族的傳統仍要維持——面子、鋪張、豪華。

只有劇中的男主角，是走了狗屎運吧。明明是遠到幾乎拉不上關係的遠親，在第一季裡卻得到唐頓莊園的繼承權；如今唐頓莊園沒落了，只剩下一個空架子，他又得到了前妻父母的遺產繼承權。於是Mary與Matthew再次因為繼承權而鬧起了矛盾。有看過的朋友都會知道，第一季中兩人的好事最終吹了，便是因為唐頓莊園繼承權的問題。

好端端的莊園，除了大宅，還有無數的田地，說沒，一下子就沒了。不擅投資的葛量洪伯爵如同當年許多的英國貴族一樣，把錢瘋狂砸在鐵路開發與運輸行業，結果在大蕭條期間，血本無歸，這能怪誰呢？

從美國遠道而來參加Mary婚禮的外祖母，擁有無數的錫礦，於是成為沒落貴族眼中的另一塊肥肉，Matthew鐵了心不想繼承前妻父母的家財，於是Mary把目標集中在外祖母身上，那個沒有絲毫英倫貴族氣，不講究傳統與階級的美式富豪，把英國沒落貴族的種種不堪都折射了出來。

來到第三季，戰後的《唐頓莊園》，Matthew與Mary的矛盾仍在繼續，最好看的，還是英式老太太與美式富婆之間的口水戰，一個罵人不帶髒字，一個直控別人瘡疤，最令人心疼的，是飾演老太太的戲精Maggie Smith在今季中老了那麼多。



最新影訊

文：金寶

2012 環球美食電影節

UA院線的全新領域CineHub以飲食電影作主題的電影節「環球美食電影節2012」，為熱愛美食的香港人帶來視覺享受。電影節將於2012年10月6日至10月28日，假UA iSQUARE及UA太古城中心戲院隆重舉行，整個電影節放映四部來自世界各地的美食電影，合共放映八個場次。現已經開始預售。



近年，多個海外影展都設有「美食單元」。號稱歐洲三大影展的柏林影展就自2007年起增闢「美食單元」環節，旋即受到影迷和食家的歡迎。就連西班牙擁有最多米芝蓮星級餐廳的聖塞瓦斯蒂安市，自2011年起於西班牙聖塞瓦斯蒂安國際電影節增闢「美食單元」。UA院線旗下的全新品牌CineHub，今年10月，將會精選推介「環球美食電影節2012」，推動飲食文化。

北歐名廚火爆故事大揭秘

四部放映的電影分別來自法國、德國、台灣和丹麥。來自丹麥的《Noma——火爆廚神》，帶領觀眾走入連續三年被英國《餐廳雜誌》選為「全球最佳50大餐廳」之首的北歐餐廳Noma，將全球食評趨之若鶩的餐廳、背後的廚房故事，火爆公開。

神級分子料理 秘技絕密公開

位於西班牙海邊的El Bulli——開創分子料理熱潮外，曾經五度成為「全球最佳50大餐廳」，亦成為德國電影《飲食革命：分子料理之秘》的主角，將美食、藝術和科學的完美結合呈現於觀眾眼前。為了投入研發新菜式，餐廳現正休業至2014年。要知道神級名廚如何創製藝術品般的菜式，《飲食革命：分子料理之秘》是唯一選擇。

三星大廚父子廚藝較量

另外，兩部入圍2012年柏林影展美食電影單元電影，來自法國的《星級廚神父子情》和德國/台灣的《台灣環島美食遊》亦被CineHub帶到「環球美食電影節」。《星級廚神父子情》的主角是米芝蓮三星餐廳Bras，廚師父子兵和法國的田園風情，盡收眼底。以上三部電影介紹的都是米芝蓮星級食府，在飲食界極具名氣。

德國女導演拍攝的《台灣環島美食遊》更環繞全台灣七個地點，追蹤台灣各特色美食，無論是原住民阿美族及客家人的菜式、台式素菜都一一品嚐，見證了美食、保育、環保、慢活等新派飲食概念。

電影節將於10月6日起正式上映，影迷可親臨UA iSQUARE及UA太古城中心票房，或透過訂票熱線

(電話：2317 6666) 或上戲院網站(www.uacinemas.com.hk)預購心水靚位！



趙濤 走出汾陽之後

走出熟悉的山西汾陽小城，拍掉了身上的灰土，鏡頭前的趙濤變得越來越乾淨也越來越有力量，儘管她的角色造型大多數時候都如此接近她本人的裝束。

在最近剛閉幕的「意大利電影周」，趙濤憑借其主演的意大利影片《她與詩人的故事》獲得了2012年的意大利金像獎最佳女主角，讓人看到了她特有的表演方式走向國際舞台的更多可能性。

文、攝：香港文匯報記者 梁小島

趙濤帶着黑色髮夾，髮夾的一側黏着幾根黑色的羽毛。當她說話或者笑起來的時候，羽絨便跟着顛巍巍的抖動。櫻桃紅齊膝小禮裙，平底鞋，這是少女的打扮。

在《她與詩人的故事》裡，趙濤是名在意大利某小漁村打黑工的福建偷渡客。為了能把留在老家的兒子接出來，她必須無條件的接受蛇頭的各種指使。從製衣廠到酒館招待，異國、異地，寄人籬下，她的行為變得謹小慎微。但有意思的是，一字一字吐出意大利單詞的她，竟表現出少女般的可愛姿態：矜持又自尊，輕易產生的信任，突然而至的興高采烈。非母語就有這麼神奇的地方，母語給了我們表達的順暢，也讓我們下意識地掩飾住內心的情緒。

但是，也還是有很多東西，讓人想到她在以往賈樟柯電影裡的氣質。比如和緩的行走，不多的台詞，看似不經意的微妙的肢體語言，以及跳中國舞才有的一招一式。這些氣質所呈現的詩意，和自然景觀，和緩緩流動的音樂一起，天衣無縫地接上了這部外語電影的地氣。走出熟悉的山西汾陽小城，拍掉了身上的灰土，鏡頭前的趙濤變得越來越乾淨也越來越有力量，儘管她的角色造型大多數時候都如此接近她本人的裝束。

在現場的即興創造，仍然是她令導演驚嘆的地方。沒有科班表演訓練的背景，讓她對生活本身的觀察和表演更少了些規矩帶來的屏障。電影《她與詩人的故事》，即興唱出的歌謠，拚命擦試車窗看遠方的臉，迎着海風曬太陽的陶醉，都讓觀眾看到了她的敏感和聰慧。儘管如此，嘗試與更多不同導演的合作，嘗試不同的電影類型，仍然是她最期待的事情。作為2012年的意大利金像獎最佳女主角得主，她的表演舞台經過多年的打磨之後，緩緩地越展越開。

對話趙濤

記者：對現場道具的即興發揮和對細節的創造是你摸索出來的一種表演方法麼？

趙：其實我很多表演的經驗都是和賈樟柯導演一起工作時養成的。我和他工作時，很多時候是即興的東西，所有東西都是現場完成的，包括我對台詞的處理，對細節的處理，可能養成了我這樣的習慣。安德烈導演非常信任我，在整個創作中他只把握大方向，細節從來不管我，所以我覺得演得特別特別過癮。

記者：你怎麼和意大利的演員相處，消除那種

文化陌生感？

趙：我覺得跟每個演員的相處是需要一種能力的，特別是跟國外演員在一起，相互尊重是一定的，還有大家對所從事這個職業的認可。我到了意大利拍戲，見到那麼多老人家，都是六十幾歲，跟我搭戲，他們對我非常好。就算我說錯台詞，大家也不會取笑我。所有人都從各個細節中幫助我，讓我特別有信心。我記得有次我和男主角拍夜戲，拍到凌晨3點鐘，那場戲裡我要說兒子的事。拍完之後我在旁邊歇着，看着其他演員進來，其實那時已經有點發呆了。但所有的演員過來，都對着我豎大拇指。即便我覺得可能是他們對我的安慰，但我特別需要這種安慰。

和這些意大利演員在一起，我自己受益也很多。很多人在裡面就是一個背景，活道具，其中有一個演員還是老闆，為了這部戲出了錢。他能從早上8點坐到晚上8點，因為背景需要他，連我們休息的時候他都不離開。我能看出他有一點緊張，因為他是一名獨角戲演員，有非常好的演出經驗，但電影的表演完全是兩回事。我從他身上看到他對工作的嚴肅態度。

記者：電影呈現出來的詩意是原來劇本的意思還是所有元素結合的效果？

趙：應該是所有元素結合的效果。之前我看劇本的時候，也沒有覺得很浪漫。因為這些話題很沉重，面對移民的問題，面對離異單身母親的問題，還是比較壓抑的。但可能那個小漁村真的非常美，它離威尼斯不遠，坐車要1個多小時。時間很緩慢，人口也很少，以老人為主。天一晴朗，從我住的酒店走出來一點，就能看到阿爾卑斯雪山。導演也有自己的理想在裡面，他用了很多屈原的詩。雖然我在裡面演出這個角色是個漁民的孩子，未必對屈原的理解很深，但這是導演的理想。

記者：有的演員如果演太多像自己的角色，形象比較容易固定，在突破上會有一些問題。你會不會有這樣的擔心？

趙：我個人還沒有這樣的擔心，雖然我現在所演出過片子都是在一個調調上，大致上不會跨太多的，而且我覺得它有它藝術上的把握性，但我也特別想嘗試不同的角色類型，還要是豐富的。我選特別想拍恐怖片(笑)，懸疑片什麼的，我自己就特別喜歡看。

